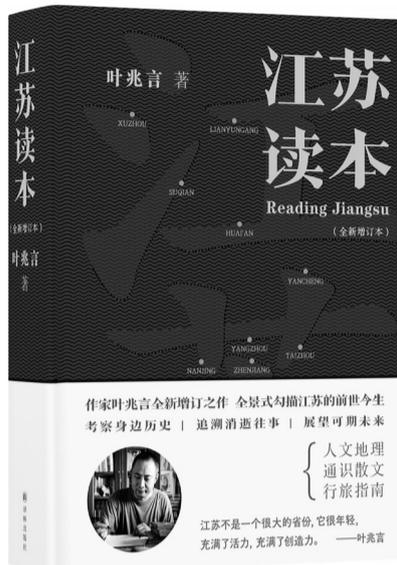


江苏是怎么“组装”起来的?



《江苏读本》
叶兆言 著 译林出版社

编者案

“苏超”火爆全网,要真正看懂“苏超”的热梗,还需从江苏的历史文化根源说起。叶兆言的《江苏读本》是一部江苏人文地理读本,全景勾描江苏的前世今生,对城市精神做全新解构,是“苏超现象”与“散装江苏”的文化注脚。

江苏作为一个省份还很年轻,它的大部分区域位于中国开发相对比较晚的地区,虽然已有六千多年文明史,但是真正建省,以“江苏”这两个字命名,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行政区域,也不过才三百多年。对于美国人来说,三百多年的历史,或许已经很长了,足以让其变成一个强盛的超级大国,但相对中华古老文明的五千年,三百多年实在太短暂了一点。

江苏是由几块不同文化色彩的板块,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组装在一起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今天的江苏并不是一个整体,彼此之间毫不相干。

中国在远古时代,曾经分为十二州,所谓唐尧虞舜“肇十有二州”,并命“十有二牧”,这个“肇”字就是“开始”,意思是说那时候有十二个州,而且任命了十二位领导人。这个历史太久远,不一定完全靠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说而已,哄帝王高兴罢了。

大禹治水以后,十二州被定为九州,以九州来形容中国,从此成为惯例。“无道吞诸侯,坐见九州裂”,这是唐朝王昌龄的诗。“我行半九州,踢尽芒鞋青”,这是南宋陆游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这几句大家更熟悉,是清朝龚自珍的诗。

当年的蒙学教材《千字文》说起中国的古代地理,打头的那句是“九州禹迹,百郡秦并”。意思是说古代的圣贤大禹,为了治水,走遍中国,至秦始皇从此统一天下。九州也好,百郡也罢,版图看上去好像是很大,其实与今天的中国地图比较,小得有些可怜。如果用图像来形容,无论是在一统天下的秦汉,还是在万邦来朝的盛唐,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版图,它的政治领域,都要比今天小。想象一下当年的道路,想象一下当年的交通设施,大禹能够走遍天下,说明这个天下一定也是有限的。同样的道理,从秦朝开始实行的郡县制,所谓百郡,也只能是个概数,是个泛指,实际上只有三十六郡。当时的郡和县,在级别方面虽然相当于后来的市和县,真实体量则要小得多,面积和人口完全不可跟今日相比。

“郡”和“县”这些区域单位,早在春秋时就出现过。最初县的地盘要比郡大,所谓“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又有“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不过这些所谓的县和郡,尽管说的也是地盘和区域,大小模糊,与后来郡县制的郡和县,并不是一回事。到了战国时期,县制开始出现,郡制开始出现,秦统一天下以后,才开始实行真正的郡县制,从此,县之上有郡,郡之上有朝廷,有中央政府。郡县制这种中国特色的政治形态开始建立,绵延了几千年。简单地说,就是中央政府管辖着郡,郡管辖着县,一级管着一级,上级领导下级。

今天的江苏省,在远古时代,先后分属于九州中的徐州、青州和扬州。仅此一点,仍然足以说明当时的九州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大,那么辽阔。春秋时期天下大乱,一个个小国家开始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小国渐渐地被大一些的国家吞并,于是江苏北部属于宋国,南部属于吴国。到了战国时期,宋国和吴国先后都不复存在,属于宋国的部分,被凶悍的楚国吞并;属于吴国的部分,被卧薪尝胆的越国消灭。再下来,越国烟消云散,也被楚国吃掉了。再下来,强大的楚国也没了,更为强大的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在大秦帝国的版图内,先是设置了三十六郡,随着疆域扩大和调整,南并五岭以南的南越地,置南海、桂林、象郡,北取阴山以南地,置九原郡,又陆续分拆,设东海、恒山、济北、胶东、河内、衡山等郡,最后增至四十八郡,江苏分别属于东海、泗水和会稽三郡。到了汉代,江苏分别属于徐州刺史部和扬州刺史部,值得一提的是,所谓“刺史部”只是个官位,管辖一片相当大的区域,是在郡县与中央政府之间又增加的一级官衔,县比郡小,郡又比州小,相当于在后来的市县领导上面,再加上一个省领导。当时的扬州刺史部与今天的扬州市,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现在的扬州当时还叫广陵和江都,属于徐州刺史部。扬州刺史部始置于西汉,为当时的全国十三州之一,范围相当于今安徽淮河以南部分,江苏长江以南部分,包括上海、江西、浙江、福建,还包括湖北和河南部分地区。最初的治所设在寿春,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寿县,东汉时移到了历阳,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和县。三国时,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统地位,曹操将扬州的州治又移至寿春,一度还移到了安徽的合肥,后来再度移至寿春。而同时期的孙吴,则将扬州的州治,先定在江苏苏州,后移至京口,也就是今天的江苏镇江,然后才是建业,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西晋灭吴后,两个扬州治所终于合二为一,地点也最终被定在了南京。隋朝时,先将之前的扬州改名为蒋州,扬州刺史部的名称被废除。由此可见,扬州刺史部的治所,它的衙门所在地,很长时间内都是在江南的南京,与今天江北的扬州市没有任何瓜葛,一个在长江以南,一个在长江以北。那时候的扬州市,只是归徐州刺史部管辖的一个小县城,整个苏北包括山东的青岛,都在徐州刺史部的管辖范围之内。扬州刺史部的地盘非常大,徐州刺史部的地盘也很大,而且更有实力,管辖着楚国、鲁国、泗水国、广陵国、临淮郡、东海郡、琅邪郡。看看这些响亮的地名,就可以知道当年的徐州刺史部,要比扬州刺史部更有来头。

在三国时代,江苏南部和中部属于孙吴,以高邮和东台一线为界,北面属于曹魏。这以后,大致的总趋势就是,当中国处于统一状态,江苏的南北必定属于中央政府管辖下不同的行政区域,五花八门,名目繁多,譬如到了唐朝的时候,淮河以北的徐州、泗州和海州分属河南道,江淮之间的楚州和扬州分属淮南道,江南的润州、常州和苏州分属江南东道。当时的道可以比省还大,大得多,譬如河北道,基本上是把今天的东北地区以及被俄罗斯人占去的远东

部分都包含在内。

又譬如河南道,同样是很大,在黄河之南,东尽海,西踞函谷,南滨淮水,北临黄河。辖境面积包括今天的山东省、河南省大部、江苏省的北部和安徽省的北部。当中国处于分裂的时候,通常会以长江或者淮河为界,南边属于南朝,北边属于北朝,魏晋南北朝是这样,五代十国是这样,到了南宋,还是这样。南宋以淮河为界,淮河北面的徐州和连云港,当时都属于少数民族统治的金朝。南宋一共有九位皇帝,前后经历了152年,在这期间,江苏的南和北一直处于国与国的分裂状态,老死不相往来。行省的建置是从元朝开始的,当时的江苏南部属于江浙行省,江苏北部属于河南江北行省。中国历来的统治阶级,都习惯于用东西走向的河流来划分区域,譬如河南河北,譬如淮南淮北,譬如江南江北。像今天这样,把江南和淮北强行揉和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域,这是明朝才开始的事情,而一直到1667年的清朝康熙年间,“江苏”省才有机会第一次正式挂牌。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查遍各种文献,调阅各种档案,也不可能见到“江苏”这两个字。在李白生活的唐朝时期,没有江苏。后来的北宋和南宋,包括朱元璋开创的明朝,也没有江苏。

江苏是个新名词,到了清朝的康熙年间才有。它的出处,由当时江苏南部的江宁和苏州两府首字合称得名。从那以后,江苏的范围和格局,基本上没什么太大改变。有一种说法,现在归上海管辖的松江地区原来属于江苏,后来把松江划归上海,为了弥补江苏的重大损失,原来隶属山东的徐州割让给了江苏。这个说法似是而非,事实上,徐州一直是江苏的一部分,从明朝开始,它几乎一直属于江苏。1944年,汪伪政府曾设置淮海省,以徐州为省会。抗战胜利后,淮海省被撤销,徐州因此一度属于山东省;1953年1月重新划归江苏,这只能算是物归原主,徐州从江苏划出去,前后加起来还不到十年。历史上的上海倒是千真万确一直属于江苏,清朝末年开始在上海设租界,租界之外的官司,都得乖乖地归江苏的上海县管辖。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4月设南京特别市,11月设上海特别市,算是把上海从江苏的身体上活生生地割了出去了,刚开始还只是市区的那一小块,面积并不大。1935年郊区扩大,陆家嘴、徐家汇、吴淞口划归上海市。1958年1月,江苏的上海、嘉定、宝山三县,遵照国务院的指示划归上海市,同年11月,原松江专区的川沙、青浦、南汇、松江、奉贤、金山六县,原南通专区的崇明县也被打包划归上海市,这些曾经是江苏最富饶的地方,现在都已经变成上海的区,比如松江区、崇明区。

作者简介

叶兆言

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4年高中毕业,进工厂当过四年钳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19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

主要作品有八卷本《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五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很久以来》《刻骨铭心》《仪凤之门》《谁家花园》等,散文集《陈旧人物》《陈年旧事》《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等。《江苏读本》与《南京传》《南京人》为叶兆言的人文力作。

国学之道(35)之思想观念

通过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时期、不同学派、不同思想家天人合一思想的不同界定和理解等问题的探讨,可以清楚地发现天人合一论即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是极其复杂的。

在中国当代历史中有两位大家曾对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地位以及在未来世界思想文化中的作用做出过评价。一位是钱穆先生,一位是季羨林先生。钱穆先生在1990年他临终前的三个月由自己口授,他人整理的绝笔《天人合一》中强调指出:“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显然把‘天命’与‘人生’分作两个层次,两次场面来讲。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与‘人生’分别各有其所。此一观念影响所及,则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两截分开,便各失却其本义,决不如古代中国人之‘天人合一’论,能得宇宙人生会通合一之真相。所以西方文化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作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而中国文化,既认为‘天命’‘人生’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思想中,‘天’‘人’两者间,并无‘隐’‘现’分别。除却‘人生’,你又何处来讲‘天命’。这种观念,除中国古人外,亦为全世界其他人类所少有。……总之,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这一观念,亦可说即是古代中国人生的一种宗教信仰,这同时也即是其天观。如果我们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强要把‘天文’与‘人生’分别来看,那就无从去了解中国人的思想了。……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此下世界文化又以何所归往?这是今天我们人类最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季羨林先生在其《天人合一解》亦引了钱穆先生文章的全文,并谈了自己对天人合一思想的想法。季先生指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天人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来在这一点上我同宾四(钱穆的字)先生意见是不一样的。……‘天人合一’这个命题正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完整的体现。……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夸大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根本对立的。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主导思想,由于其基础是综合的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东方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是同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的凝练的表述。……东方文化基础的综合的思维模式,承认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人与自然为一整体,人与其他动物都包括在这个整体之中。……东西方的区别就是如此突出。……在西方文化主宰下,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有没有挽救的办法呢?当然有的。依我看,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总之,我认为,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中有不少好东西,等待我们去研究,去探讨,去发扬光大。‘天人合一’就属于这个范畴。我对‘天人合一’这个重要的命题的‘新解’,就是如此。”

这两位大家都用“天人合一”命题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以及展望未来世界文化定会以“天人合一”为宗主,然而他们又是在对“天人合一”思想解释有异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而我们的任务是,应该对在不同概念框架下所形成的天人合一论再进行更根本性的抽象和概括。换句话说,应该找到深藏于天人合一论背后的那个共同表征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特殊道理和精神之所在。同理,西方文化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能否以“天人相分”来加以概括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要使此类问题得到解决则必须要进入对国学之道之思想观念的“思维观”以及西方文化的思维观的探讨呢!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国学玄览堂(174)